

寒  
燭  
集  
辨

午 13

4/4

共 6 册

溫  
病  
條  
辨

光緒癸巳歲刊

於江右醉芸軒

文祖正訂寒溫條辨

原序

漢長沙太守張仲景傷寒論爲醫家鼻祖其論治傷寒曰未有溫覆而當不消散者至於治溫病則曰可刺五十九穴可知溫病傷寒劃然兩途矣況世之凶惡大病死生人在反掌間者盡屬溫病而發於冬月之正傷寒百不一二仲景著書獨詳於彼而略於此何與蓋自西漢至晉中歷兩朝數經兵燹人物幾空相傳卒病論六卷不可復覩矣傷寒論十卷溫病副之想已遺亡過半王叔和搜羅遺稿編爲序例或得之傳寫或得之口授或得之斷簡殘編使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流播人間傳之奕禩不爲無功惜其雜以己意以



溫病爲伏寒、暴寒、妄立四變、攙入傷寒論中、以致無人不以溫病爲傷寒、無人不以傷寒方治溫病、混淆不清、貽害無窮、將經論亦不足傳信於世、此其罪有不容逭矣、自晉以來、千有餘年、以傷寒名家、發明其論者、不可以數紀、其尤者、如龐安常、許叔微、韓祇和、王海藏、趙嗣真、張璧、王實、吳綬、汪機、與林氏校正、成氏詮注、朱氏活人書、陶氏六書、景岳全書、王氏準繩、其於冬月正傷寒、各能援古準今、自成一家、無可擬議、道及溫病、無一人不崇信叔和、先傳後經、一字不期辨別、附會支離、相沿到今、故尙論篇曰、有晉以後之談溫病者、皆僞學也、惟劉河間直格、王安道溯洄、以溫病與傷寒爲時不一

溫清不同治方差強人意然於溫病所以然之故卒未能闡發到底使人見真守定暨於論證終屬惛恍何以拯危殆而濟安全一日讀溫疫論至傷寒得天地之常氣溫病得天地之雜氣而心目爲之一開又讀續論至傷寒自氣分而傳入血分溫病由血分而發出氣分不禁撫卷流連豁然大悟因繹經論平脈篇有曰清邪中於上焦濁邪中於下焦又曰清邪中上曰潔濁邪中下曰渾清邪濁邪便是雜氣中上中下便是血分熱淫於內故經用刺穴之法斷非傷寒常氣外感氣分所有事乃論雜氣伏鬱血分爲溫病所從出之源變證之總所爲赤文綠字開天闢地之寶符豈叔和序例之造言

與百家剿說雷同之所可比哉。嗚呼千古疑案，兩言決矣。於是集羣言之粹，擇千失之得，零星採輯，參以管見，著寒溫條辨九十二則，務辨出溫病與傷寒另爲一門，其根源脈證治法方論，燦然昌明於世，不復攙入傷寒論中，以誤後學。是則余之志也。知我罪我，何暇計乎？編次已定，撮其大要，弁於簡端。夫猶祖述仲景傷寒溫覆溫病刺穴之本意云爾。

旨

乾隆四十九年歲次甲辰正月旣望栗山老人楊璿書於溧水縣署之槐陰軒時年七十有九

新刊寒溫條辨書成、蓋胡漢槎先生之志、劉恆圃司馬、胡滌亭軍門之力也、其說本於楊氏、其板藏於蜀都、可補張仲景之遺、可正晉叔和之誤、先生謂平生之精力、盡在此中、兩君憫合境之瘡痍、思善其後、欲廣傳於桑梓、因重付之棗利、索我弁言、爲君嚶引、今大懍守身之大、函可傷人進苦口之良、石猶生我、玉符一冊、長桑君自有師承、金匱萬言、抱朴子非無主見、然而唐宮丹餌、明代紅丸、差苟謬以一毫、鑿將同於七竅、傷寒法之不可治瘟癘、癘疫法之不可治傷寒也、先生門承通德、館滯翹才、屈元白之詞章、習岐黃之事業、廿年得訣、曾收奇效於刀圭、三人從占、遂廣新編於斤削、蔡伯喈洪



都之本移置國中、孫思邈龍宮之方、得諸海上、非先生十全  
聖手不能持以活人、非兩君一片婆心、未由出以濟世也、江  
蜂鑽故紙、蠹擁專城、敢希柏葉之仙人、願學蓮花之博士、假  
斧柯而醫國、愧我未能憑楮墨以贈言、勸人爲善、他年一萬  
株樹、請看董子之成林、此日三千匹、兼好待斐公之潤筆、

張紹江紀南氏書於登瀛書塾

醫乃仁術自古尙矣乃何以數年來溫病流行竟不得良醫以濟之豈醫之不欲活人耶緒論有言曰有晉以後談溫病者皆僞學也則沈疴之難起又何怪哉余姻家劉君恆圃及堂兄際亭皆好善人也睹此情形未嘗不感慨係之矣幸吾族漢槎先生者學術深閎兼通醫術凡吾鄉之染溫病者一經其手無不應方而愈而恆圃際亭之心於是爲之一慰及考其得力之由蓋於楊栗山先生所著寒溫條辨一書揣摩既久而復深之以閱歷故其運用爲獨精第書出西蜀吾地苦於難購是以人不少概見漢槎向欲重刊是書公諸同好而與恆圃際亭道其意二君遂捐貲以成漢槎之志而並遂

己之心是二君與漢槎真能相與以有成也漢槎纂輯既竣  
際亭又命其姪燧臣爲之校閱付之梨棗以廣栗山之傳有  
志活人者誠潛心體會焉神而明之推而行之諒必有濟於  
世也夫

胡世淵翊唐甫序

醫自靈素難經而後著書立說代不乏人宜其無症不詳無法不備而何庸後人更爲增補耶顧近歲瘟疫流行吾見死於病者若而人死於醫者又若而人嗚呼果天災之莫可挽乎抑醫術之難爲憑乎如謂醫術概不可憑而何以軒轅有內經之作如謂醫術爲盡可憑而何以瘟疫鮮起死之丹緒論有言曰有晉以後談溫病者皆僞學也豈虛語耶蓋自王叔和搜羅仲景遺書誤將瘟疫參入傷寒論中並寒熱爲一証渾渾沌沌爲一法不惟失溫病之治並且失溫病之名其貽害可勝言與幸蜀都楊栗山先生出作寒溫條辨九十二則挽貽誤於叔和繼薪傳於仲景其書固治溫之指南也豈無足重



輕之著作所可同日而語哉族伯漢槎得書於西蜀按方治病無不奏效每勸予捐貲重刻以廣其傳予非無志恨力未能因與漢槎將梓傳一事屬之姻長劉君恆圃及胞伯際亭而何幸二公竟欣喜樂從乎然則斯舉也使非二公素有好善之誠不惜棗梨之費不幾使漢槎與予終抱有志不逮之感與

燧臣胡緒祥謹序

文祖降著溫證辨難

經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蓋謂冬本宜寒傷於寒是過於寒天地陰陽之道寒勝之後繼以溫溫勝之後繼以寒勢有必至也傷於寒必病溫者內經特就天地自然之運言之言冬過寒至春則民必病溫也又曰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蓋謂人賴精生不藏精必耗其精生人邪正之判精足之人不畏邪邪感之人多虧精理有固然也不藏精必病溫者內經特就生人盈虛之氣言之言冬虧精至春則感溫必病也何諸書之論溫證者皆謂冬傷於寒感而卽發是名爲寒寒毒內留越春再觸爰發爲溫如傷食遇食而病作傷氣遇氣而疾生

溫雖與寒異名，而實與寒同原。溫雖與寒有久暫之分，而實與寒無表裏之別。寒症有六經之傳變，溫症亦有六經之傳變。其陰陽臟腑順逆無二也。寒症有六要之治法，溫症亦有六要之治法。其汗吐清下溫補如一也。論溫如是，豈知溫之所由病乎？卽間有知寒病自外達內，溫病自內達外，而卽其論證以考其列治，則究未有如傷寒之外別著一法者。然則卽是之論溫，不惟不知溫，亦並不知寒。夫寒之感人，其來也驟，其發也速，朝傷者暮作，昨感者今發，而茲之言冬寒春溫，夏暑秋濕者，盍抑思人之五臟一邪難容，果何臟而獨留邪若斯乎？人之六腑一賊難犯，果何腑而獨匿賊似此乎？不知

溫也者乃六淫之氣外有一種雜氣或大旱之後水土塵氛  
觸以不正之感或大兵之餘死尸臭穢引以不潔之聞或嶺  
南之地山嵐瘴癘遇以不淨之交或一切運氣不和或一切  
飲食不清初無不由口鼻所漸染久則必由脾胃而漸達故  
寒證有寒狀溫證無寒狀寒證有頭痛溫證無頭痛寒證初  
不渴溫證初卽渴寒證初無舌證溫證初卽有舌證寒證六  
脈洪溫證右關大於兩寸尺寒證六經傳溫證陽明多於諸  
經證治無汗吐溫補之理恐其陽氣飛越火勢燎原也藥忌  
參朮耆桂之用恐其抱薪救火災害速至也王生叔和此義  
晦而不無千載之憾楊生栗山是編成而卽受九祖之超急



宜採取附刻以公諸天下萬世可

峯

大清道光二十七年歲在丁未仲春上澣飛鸞降著於蜀北  
巴州恩陽之種福壇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